

朱和之

致力於以臺灣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創作，書寫範圍從十七世紀海洋競逐、日本殖民時代以至戰後。作品高度還原歷史情境，描述人物、社會與時代流轉。

著有《南光》、《風神的玩笑——無鄉歌者江文也》、《樂土》、《逐鹿之海——一六六一臺灣之戰》、《鄭森》、《滄海月明——找尋臺灣歷史幽光》等。曾獲羅曼·羅蘭百萬小說賞、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歷史小說首獎、臺灣歷史小說獎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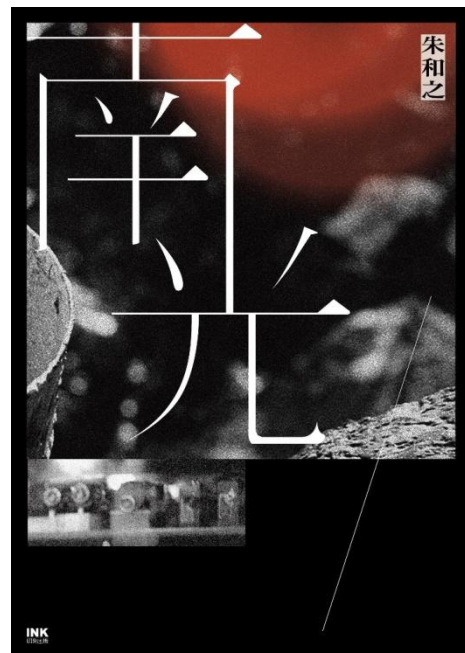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南光》

印刻出版社·台北

2021.04 出版

頁數：336 頁

ISBN：9789863873914



## 《南光》

## 楔子

你喜歡按下快門的輕盈聲響。擦地一聲，這個世界某個瞬間、某一片光影的行進被相機裁切下來，收進充滿魔法般的小暗室裡，封印在底片上。

和單眼相機那種頓重的快門聲響完全不同，你慣用的萊卡相機只會發出優雅而美妙的快門聲。

單眼反射式相機，劃時代的偉大發明，將要取代旁軸相機成為主流。這是個聰明的設計，在鏡頭和底片之間安裝一個反光鏡，然後幾番折射到觀景窗，拍攝者就能看到鏡頭捕捉到的影像，所拍即所見。

但是單眼相機也因為多了這片反光鏡，按下快門時為了讓光線進入底片室，除了快門簾幕的開閉，反光鏡也得同時升起，為光線讓出一條通往底片乳膠加以曝光的堂皇通道。

當你按下單眼相機的快門，你聽到的不只是快門簾幕的聲音，更多是反光鏡——該死的反光鏡升起又放下，在相機腔膛裡橫衝直撞發出的巨大噪音，像是永遠聒噪不休的青春少年。

而且當你使用單眼相機的時候，你永遠無法看到拍下的瞬間，在那一瞬間，反光鏡抬起了，觀景窗裡一片漆黑。那怕快門只有千分之一秒，你注定要錯失你捕捉的世界，從那個關鍵的現場缺席。

所以你始終喜歡萊卡的旁軸式分離觀景窗。觀景窗和相機鏡頭徹底分開，你拍我的我看我的，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。他們之間沒有反光鏡從中作梗，快門就只是快門，簾幕閃動時觀景窗影像不會被遮蔽，時間的運行不曾因為你的試圖捕捉而中斷。簡單，優雅。

若要說缺點，就是觀景窗和鏡頭看到的景象存在些微視差，並不完全相同。但這對像你一樣熟練的人來說哪裡能算缺點？正因如此，你才能掌握前方影像的全貌。鏡頭外有個人正要走進來，景框邊緣有什麼細微的動靜值得移動去捕捉，這些都是所拍即所見的單眼相機無法察覺並且靈活應變的。

如果你只拍攝景框裡能看到的東西，那麼你一定錯失很多人生的真相。就好像很多人一直誤以為，反光板聒噪的聲音就是快門的聲音一樣。



按下快門只是一瞬間的事。

拍照的人和不拍照的人，對時間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三十分之一秒是什麼？一千分之一秒又是怎麼回事？拍照的人知道。你從快門鈕傳到指尖的些微震動知道，從快門聲響的長短知道，從靈魂的顫悠知道。

何況三十分之一秒有三十分之一秒的風景，一千分之一秒有一千分之一秒的風景，只要見識過就永遠不會搞混。

千分之一秒，過去只存在想像中的，所謂一霎時、一剎那，如今成為真實，多麼神奇美妙，令人發暈。為了讓快門簾幕能夠準確地開啟千分之一秒，工程師殫精竭慮設計出加減速裝置，打造出能應付數萬次擊發而永不疲乏永遠精密的彈簧。

尤其對從偏僻山村來的你來說，能夠得知千分之一秒的奧秘，是多麼振聾發聵的啟示。

那遙遠的大隘山村，不知時間為何物的小鎮。雖然，你出身的豪族正是大隘最早擁有第一架落地鐘的家族，但對大隘的居民而言，那架只存在於傳說中無從得見的時鐘，就像時間本身一樣神祕而難以窺視。時間，正如豪族擁有的巨大財富、權勢和各種各樣凡庸之人無法想像的珍寶一樣，據說會不時發出敲動心魄的低沉鳴響，宣告著某個慎重時刻的降臨。

時間就是金錢，時間就是文明。要守時！公學校裡的先生曾對童年的你耳提面命。而今你所知曉的遠比先生還多，走得比山村裡的任何人都遠。

底片感光度十二，光圈六點三。豔陽下，你準備好拍攝任何東西，世界充滿新的事物。你轉動旋鈕，將快門轉到百分之一秒，決定好曝光時間。

是的，時間就在你的手中。

## 第一章 機械之眼

當飛船出現在遙遠的天邊時，鄧騰輝並沒有舉起手上的 Nagel Pupille 相機。一部分的原因是，眼前所見的景物，並不構成他那時所追求的「畫意」——也就是如同繪畫般的意境。

所以他只是把身體向後靠在那臺拉風的凱迪拉克汽車上，就像童年時兄弟們朝著樹上成熟的龍眼興奮攀爬，而他總是在樹下安靜等待。雖然這裡和他出生成長的小山城不一樣，風中帶著濃濃的海水鹹味，但是和摩登的東京街道比起來，霞浦的郊野氣氛帶給他某種兒時回憶般的親切感。

遠處歡迎會場上的人群聽說飛船來了，紛紛翹首騷動詢問在哪在哪，或者興奮地伸手一指歡呼起來。然而日後鄧騰輝回想起這一刻，總覺得那個瞬間是靜默的，每張臉都凝結在最完美的表情上，連風裡的味道都結晶成一顆顆亮亮的鹽粒。

飛船只是薄雲下的一個銀點，如同傍晚早早出現的金星。但在此之前，鄧騰輝早就看過飛船許多次了，在報紙上、雜誌上，還有映畫播放前的新聞影片上。它有著圓柱狀的流線型船身，人們美稱為銀色雪茄，內部是由環狀鋁合金骨架支撐起來的中空空間，猶如一座鋼鐵教堂穹頂。而工人將船體表面蒙布用繩子綁在鋁架上的情景，不知怎麼總讓他想起「臨行密密縫」的古老詩句。

這樣的東西卻能飄浮起來，甚至進行環球飛行，實在太美妙了。

實際看到飛船的印象如何？在他未來的記憶中，飛船如同在寫真上看到的那樣巨大而清晰，煥發著銀白光芒直直朝向自己飛來，遮蔽了整個天空……

那幾天報章上刊出許多飛船飛臨東京的寫真，隅田川上空的、丸之內上空的、日比谷上空的，無處不在，靜靜懸浮不動，彷彿同時出現在每個地方。這些寫真還被印成明信片，做成牙膏和肥皂的贈品。於是乎，他記憶中的飛船也似乎應該用同樣的身姿出現在霞浦上空。

不過他當時不曾拍寫真，因此沒有可資回想的憑藉。為什麼沒有拍呢，就算找不到具有畫意的構圖角度，好像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。啊，對了，因為飛船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往這邊飛來，而是沿著海岸向南方飄然遠去。

咦，不是要在霞浦著陸嗎，怎麼飛走了？同行的景子失望地說。

應該是要先去東京和橫濱巡禮，待會兒才會回來霞浦海軍飛行場著陸吧。和鄧騰輝一起參加法政大學寫真部的龜井光弘說。

遠處的人潮嘩一下騷動起來，鄧騰輝繼續抱胸倚著車子不動。

景子說，看這陣仗真不知有幾十萬人，聽說從東京驛加開的列車班班客滿呢，沒想到大家對飛船這麼有興趣。

這是歷史的一刻啊，龜井光弘說。這次齊柏林伯爵號飛船進行史上首度環球飛行，從美國紐澤西的萊克赫斯特出發，中間只停泊德國菲特列港、日本霞浦和洛杉磯，然後就返回萊克赫斯特，一共橫越大西洋、太平洋和整個西伯利亞，真是一大壯舉。從德國到日本，坐船要一個月，西伯利亞鐵道要兩個星期的行程，

飛船不到一百小時就抵達了，人們怎麼能錯過這麼重要的事件！

海軍飛行場旁的歡迎會場已經人山人海，瀰漫著節慶般的歡樂氣氛。景子問說，我們不過去嗎？

不。鄧騰輝說，稍微有點距離才能看到事物的全貌，而且人擠人也太累。

鄧騰輝想拍寫真，然而時近傍晚，滿天灰雲也使光線益發薄弱，相機裡的底片感光度是 ASA 12，已經很難曝光了。龜井光弘拿起他的相機幫景子拍了兩張，又幫鄧騰輝和凱迪拉克拍了一張。最後鄧騰輝索性脫掉西裝外套和皮鞋在草地上枕著雙臂躺下，這也被龜井光弘拍了下來。

入夜前飛船終於回來了。只見一道灰影在暮色中緩緩現身，幽暗的形影更顯威勢，猶如一座從天而降的宮殿。

飛船從船首拋下繫繩，地面的兩百名日本水兵抓住一拉，沒想到用力過猛造成船首下沉，眼看要撞在地上。驚呼聲中，船首側面忽然洩出一道水瀑，減輕重量之後隨即平衡好姿勢，緩緩降落在地面上。

萬歲！萬歲！

這是科學的勝利。龜井光弘喊道。

真是自由啊，能夠這樣飛行環遊世界。鄧騰輝在心底默默說道。

接下來的一幕，鄧騰輝他們距離遙遠無由得見，但後來在新聞紙和新聞影片上都看到了。艙門開處，指揮官埃克納博士首先步下階梯，揮手向人們致意。接著他拿起脖子上掛著的一架相機對眾人按下快門，圍繞他的記者們紛紛抓住時機拍攝，鎂光燈此起彼落，打成一個光球。

是萊卡，那麼輕巧的相機只有萊卡。

埃克納博士拿著萊卡面露微笑。

啊，好像天外飛來的美夢似的。景子忘情地說。



怎麼樣，下定決心要買一架自己的萊卡了嗎？龜井光弘趴在地上翻寫真雜誌，冷不防問。

嗯，可是萊卡使用三點五公分小底片，面積只有六乘九底片的六分之一，能放大成精美的作品嗎？

你看過我拍那麼多寫真，還有疑惑嗎？不信的話，聽聽專家的意見吧。龜井光弘把雜誌丟了過來，說德國的保羅·沃爾夫發明了微粒子印相法，只要增加底片曝光，然後縮短顯影時間，就算放到最大的相紙也依然清晰美麗。

鄧騰輝拿起那本早已看過無數次的雜誌說，我還是難以想像。

那就親自試試看啊？

萊卡 A 的新品就要兩百五十圓<sup>1</sup>，加購外接式測距器還要二十二圓，是我一

---

<sup>1</sup> 兩百五十圓：當時物價約為現今的兩千分之一，兩百五十圓約合今日的日幣五十萬元，或新台幣十五萬元左右。

年的生活費，都可以在東京買一棟房子了。不然你的那一架借我。

不要，萬一弄壞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你賠。

那就賣我。

不要。

反正你已經有萊卡 C<sup>2</sup>啦，還可以交換鏡頭，把舊款讓給我會怎樣？

這樣我的收藏就不齊了。好啦好啦吵死了，兩百圓讓給你，附送測距器。

中古品還賣這麼貴。

那你走遍全日本去找找看啊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。

唉。鄧騰輝說，之前不該急著買相機，把存了好久的錢拿去買 Pupil，現在重新存錢不知道還要存多久，寫了好幾封信向父親請求，父親都不肯答應。

阿爸在回信裡說教了一番，說到日本讀書難能可貴，要他專心學業，千萬不可玩物喪志。他知道阿爸年輕時為了幫助阿公經營事業而失學，識字有限，早年書信都是擔任北埔庄長的瑞昌大叔代筆，也因此阿爸堅持讓四個兒子都受教育，彌補自身遺憾，當時臺灣人在本島連讀中學都很難，便索性全送到東京來。等大哥、二哥學成回家，就改由他們來寫信。

——近來世界經濟情勢嚴峻，前幾年鈴木商店倒閉事件幾乎拖累臺灣銀行破產，又值世界金融大恐慌之際，各項事業推展不易，輝兒更應體悟時局艱難，自我約束砥礪。寫真因為正當嗜好，休閒時宜多為之，唯不必追逐時髦，以為非某某機種不可……鄧騰輝讀到這裡時差點笑出來，他知道騰鈺二哥自己是東京美術學校畢業，所以骨子裡幫寫真說話。二哥把書信內容潤飾過了，也不時引經據典一番，但騰輝能夠想像阿爸說話的語氣，溫厚中必然帶有些許無奈。

萊卡絕不只是尺寸縮小的相機，更不是玩具，而是觀看世界的全新視野！龜井光弘躺倒在榻榻米上，雙手高舉雜誌，正經八百地宣告著。他說用十個月的生活費買到人類最新的視野，太值得了！

可惡！鄧騰輝把雜誌丟在他身上。

好痛……龜井光弘仰起頭看著鄧騰輝，賊賊一笑說，用最摩登的相機來拍那些摩佳<sup>3</sup>，可是會上癮的喔。

鄧騰輝憋著一肚子悶氣，他實在很想要，而且越是無法買就越想買，只好不斷拿出各種質疑來抵擋。萊卡真的如人們說的那麼好嗎，那也可能只是商人推銷的噱頭而已，真的有那樣的價值嗎？

別再酸葡萄啦，少爺！



鄧騰輝躺在熄燈後的榻榻米上想著，自己究竟為什麼對寫真如此執著？

<sup>2</sup> 萊卡 A 和萊卡 C：原廠型號是 Leica I (A) 和 Leica I (C)，在日本逕稱為ライカ A 型和 C 型。

<sup>3</sup> 摩佳：モガ (moga)，為モダンガール (Modern Girl / 摩登女孩) 的簡稱，另有モボ (mobo) 的說法，亦即モダンボーイ (Modern Boy / 摩登男孩)。

他還記得童年時拍的兩張寫真，都是瑞昌大叔拍的。第一張是家族裡的七個孩子，全都還留著清朝人的髮辮——直到他七歲那一年，總督府厲行斷髮放足的風俗改良，他們才都改剃成平頭。

拍攝前瑞昌大叔再三交代，曝光時絕對不能動，就算身上很癢也要忍耐，否則就會拍攝失敗。騰輝坐在正中間，看著大叔鑽進相機後面的黑布中，彷彿鑽進一個暗藏秘密的世界，忽然覺得眼睛癢起來，很想趕快抓一下，但又不知道究竟已經開始曝光了沒有？好不容易忍到大叔從黑布中鑽出來，正覺鬆了一口氣，大叔卻忽然抓著快門線喊道：開始！騰輝頓時嚇得渾身緊繃，因此寫真洗出來之後，只見他雙手緊緊按著大腿，眼神迷離，透露著其他孩子所沒有的深思表情。大人們都說，這孩子將來一定最有出息，可以做個學問家。

另外一張寫真是在兩年後拍的，高齡八十六歲的阿婆太(曾祖母)端坐正中，阿公和阿婆分坐兩旁，第三、四代中還未成年的孩子們前後環繞，或站或坐，這時他們全都剃著大平頭，已經入學的穿上和服及木屐，與前一張寫真猶如不同的兩家人。

小弟騰駿拍第一張寫真時才剛出生，由十多歲的小叔瑞鵬抱在懷裡，閉著雙眼睡著了。拍第二張時兩歲的騰駿自己坐著，但還沒有定性，根本不曉得「不許動」是什麼意思。當瑞昌大叔喊道「開始」的瞬間，他歪起脖子伸手到背後搔癢，於是在寫真上留下了一顆正在旋轉的模糊臉孔。奇妙的是，這成為日後家人們看這張寫真時的重點，每次一拿出來，所有目光就被那唯一的動態所吸引，彷彿當時所有人正襟危坐、大氣不喘一下，都是為了陪襯那孩子在鏡頭前留下扭頭抓癢的姿態。

這個是騰駿呀，都看不出是哪家孩子了。阿姑和伯姆們總是咯咯笑著指認。

鄧騰輝記不得騰駿小的時候究竟長得什麼樣子，偶爾甚至覺得，弟弟就是這樣，像是被筷子夾了凹痕的板圓似的。真難想像，這樣的弟弟也已經來到東京讀中學，此刻就在隔壁房間安睡著。

讓鄧騰輝忘不了的是，當他不由自主地尾隨大叔走到暗房時，大叔竟破例讓他進去。在此之前，沒有任何一個孩子獲准進入這個神祕的禁地。如今他已記不得所有細節，但第一個鑽入腦海的是那股刺鼻的醋酸味——一股他往後一生中只要聞到就會倍感安心熟悉的特殊味道。第二個印象是那塊擋在蠟燭前面當作安全燈的德國進口紅玻璃，大叔交代他千萬別碰，萬一打破的話很昂貴也很難買的。

幽暗斗室，閃爍的紅色燭光，一罐罐不明藥物，還有揮之不去的醋酸味，使得暗房就像一個炮製神祕法術的地方。年幼的騰輝沒有轉身逃走，是因為被大叔竟然在施妖法這樣的念頭嚇傻了。

暗房的一切都是科學。大叔熟練地打開瓶罐，用鐵匙挖出晶粒或粉末，像配藥一樣仔細秤準重量，再倒進水盆裡融化。他果然念起咒語般一一指點藥品，碳酸曹達、亞硫酸曹達、依侖、海特路幾奴、海波、赤血鹽<sup>4</sup>……按照一定比例配

---

<sup>4</sup> 暗房化學藥劑：碳酸曹達即碳酸氫鈉；亞硫酸曹達即亞硫酸氫鈉；依侖(Elon)又稱米吐爾(Metol)，即硫酸甲基對胺基酚；海特路幾奴(Hydroquinone)，即對苯二酚；海波(Hypo)，

製，在固定溫度下，用同樣時間就會得到一致的化學反應，你可以見識一下科學的神奇之處。

等大叔把玻璃底片沖出負像，拿到戶外對著光一看，笑說騰駿這孩兒亂動啦。騰輝看著灰黑乳白的影像，上面隱約能夠看見人影，但黑白顛倒陰森詭異，好似中元節時慈天宮前青面獠牙的大士爺像，怎麼也看不出誰是誰，更不懂大叔怎麼看出騰駿亂動了。

經過一夜定影，隔天早上大叔把塗了藥膜的相紙貼在玻璃底片上，放在天井裡曬太陽。大叔抬頭看看滿天灰雲，說這下得曬上大半天囉。

大叔離開之後，鄧騰輝還一直蹲在玻璃片旁觀看良久，卻怎麼也參不透其中奧妙。最後大叔把曬好的相紙取下，仍是一張白紙，沒有任何神奇之處。然而當印畫紙一放進定影的金水裡，空白紙面上就迅速浮現出影像——原本藥膜應該朝下放進金水的，瑞昌大叔為了向他展示，刻意把藥膜朝上讓他看見顯影過程。

紙上先是浮出墨黑色塊和線條，很快連綴成人臉和身影，越來越清晰。阿公！阿婆！這個是我！騰駿的頭亂動了！鄧騰輝驚訝地看著熟悉的親人影像從無到有浮現，比他能夠想像最神奇的所有法術都還要神奇，不由得叫了起來。

然而令他驚恐的是，紙上的人們像是在瞪著自己，包括那個騰輝也是。騰輝霎時想起幫他們家蓋房子的泥水師傅阿喜兄說，寫真會吸走人的魂魄，讓人變瘦，看來是真的。

這是光的繪畫。大叔瀟灑地一笑，以前的人用筆作畫，現代人用光作畫。人畫得再好，總有不像的地方，但是光的畫就和真的一模一樣。只要你學會寫真術，你就比世界上任何一個畫家還厲害！



這就是所謂的新興寫真嗎？鄧騰輝深受到驚嚇，呆立在展覽會場的一幅寫真前面動彈不得。

兩個赤裸的嬰兒玩偶躺倒在鐵絲欄杆旁，張開雙臂像在等待有人上前給予一個擁抱，或者等待著某種天啟。它們空洞的眼神直直射向天空，右邊那一個甚至沒有雙腳。陽光橫裡打過鐵絲，在地面上撒成一張天羅地網，牢牢籠罩一切，而兩邊角落則被不祥的大塊陰影鎮壓著。雖然知道這只是放在地上的洋娃娃，但整個畫面卻透露出極其驚悚的氛圍，彷彿有生命被禁錮在其中，無法遁逃。

景子輕聲道，這幅作品好像說出了這個時代的心聲啊。

鄧騰輝幾乎無法喘息，這超出他對寫真的理解太多了。沒想到世界上有這樣的寫真作品，讓人無法移開目光，直直撞擊意識深處。他越看越覺得整個人陷入畫面之中，而那嬰兒的處境就是自己的心境。

超現實主義，陽性名詞：純粹的自動主義，表達真正的思維活動，不受任何理性控制，超越所有美學或道德考慮……不，不需要背誦理論，這樣的東西看一

---

硫代硫酸鈉，即大蘇打；赤血鹽即鐵氰化鉀。



眼就明白了，這絕不是一般的寫真，而是全新的創作方式。

不只是這幅由匈牙利藝術家拉茲洛·莫霍利—納吉創作的寫真，整個「德意志國際移動寫真展覽會」現場一千多件作品都充滿驚人的力量，狠狠打破觀看者對寫真的常識。展品中沒有任何國際知名的藝術寫真家的作品，反之全都是業餘愛好者所作，他們拍攝傳統繪畫和寫真從不關注的主題，並且採用各種新奇的技術和角度，航空鳥瞰、顯微拍攝、X光透視、新聞事件現場、無機身影像，還有不可解的抽象圖案……都是人們前所未見。

鄧君怎麼了，哪裡不舒服嗎？景子問。

我整個人好像被敲碎了。鄧騰輝捏著鼻根難以鎮定情緒。自從他十七歲到東京來念名教中學，買下第一架相機以來，雖然時間並不算長，但整個青春都投注在這上面。他一直追求的是拍出猶如西洋油畫般優美的作品（事實上幾乎所有寫真愛好者也都一樣），花了多少功夫揣摩，但是看了這些展品卻像是被人打了一棍，腦中一片空白。

要不要休息一下。

不，不要緊，繼續看吧。

景子立刻被一旁的作品吸引。啊，看看這個，不使用相機所拍攝的寫真，直接把物品放在相紙上曝光。

這樣的東西能稱為寫真嗎？話說回來寫真又究竟是什麼呢？鄧騰輝喃喃自語。

兩人從有樂町的朝日新聞社展覽會場離開，到銀座一家音樂喫茶，邊聽古典音樂唱片邊喝咖啡聊天。

景子填了點播單，端著咖啡問道，鄧君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幅作品。

那兩個嬰兒吧，實在太嚇人了，我到現在都還餘悸猶存。

沒想到鄧君膽子這麼小呢。我覺得有意思的作品還有很多，譬如用X光拍一個男人正在刮鬍子的，簡直把《一休的骸骨》上的警世插畫成為現實。不過要說喜歡的作品，則是一幅張著大眼睛流淚的。

曼·雷？

沒錯，整張寫真就只有一個睜大的眼睛，長長的睫毛向四面八方伸展，彷彿某種植物似的。

豬籠草。

對對對。景子難得開懷大笑起來。

這時店員上前更換唱片，揚聲器裡發出十分激烈的交響樂。鄧騰輝眉頭一皺，心想是誰點了這種前衛派的東西，真是難以入耳。他轉頭一看，臨座一對年輕男女卻興味盎然地聆聽著，繼而熱心討論起來。

那青年讚歎道，不愧是巴爾托克，竟能寫出這樣打破規則的傑作。那名女性則拿起唱片封套，念起上面的法文：巴爾托克勇敢地叛離浪漫主義，對民間音樂進行創造性詮釋……兩人一邊討論著，竟愉快地小小打鬧起來，遭到別的客人抗議制止。

欸。景子湊過頭來悄聲問，你覺得他們是情侶還是夫妻？

隔壁？嗯，以親暱程度來說像是夫妻，但這種志同道合、自在相處的感覺，又有點像情侶。

自由戀愛嗎，真好。

鄧騰輝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，眉頭皺起來，說咖啡涼了，招手叫服務生再送兩杯。

景子接著剛才的話說，不只是自由戀愛，我也想自力更生，追求屬於自己的人生。可不是去當報攤銷售或巴士車掌之類的就算了，而是更像樣的工作。

記者？作家？說不定小景可以當上全日本第一位女流寫真家呢。

聽起來都很棒。那麼鄧君呢？你也嚮往自由戀愛吧。

嗯。鄧騰輝不置可否。

真好，鄧君是世家大少爺，什麼都不缺，連精神都是自由的。

說到自由。鄧騰輝提高聲音道，這次展覽的作品還真是無拘無束，什麼都能表現，連石頭、鋼鐵和平凡的花朵看起來都那麼特別。

畢竟寫真發明才剛滿一百年，沒有那麼多清規戒律，而且也算是時代的產物，更適合用來描繪我們身處的世界吧。

原來如此。今天最大的感想是，相機不再是一種畫筆了，它能拍出畫筆無法描繪的作品。鄧騰輝看著景子圓而亮的眼睛，忽然說，決定了，我一定要買下萊卡，就算沒有父親的資助，省吃儉用也要買下來。

省吃儉用？這可不像少爺的作風。

這是我的決心。



鄧騰輝有時候會想，如果人的眼睛也有拍攝功能就好了，這樣一來，看到什麼就能拍下什麼，再也不會錯過任何情景。奇妙的是，這樣想法是他買下萊卡之後才有的，在此之前從沒閃過這個念頭。

父親最終禁不住他一再央求，寄來了一百圓。鄧騰輝毫不遲疑拋售了手上的 Pupille 相機，加上日常省下的生活費湊成兩百圓，當即去找龜井光弘買下那架萊卡 A，機身編號四四八三七，搭配光圈三點五的 Elmar 五十厘米鏡頭。

拿著萊卡上街，確實感受到人們津津樂道的那些優點：輕巧、人眼高度取景、快門和光圈便於調整，可連續拍攝三十六張，能夠達成瞬間抓拍云云。但他更直接的感受是，他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改變了，一種物理性的、機械性的改變。

他總是忙著計算與被攝體之間的距離，同時估算光圈。雖然有外接式測距器，但與鏡頭不同步，操作起來總趕不上一閃即逝的情景。當他越熟悉操作，就越常對錯過拍攝時機而感到扼腕。

他很快養成一個習慣，不斷評估自己和各種人或物體之間的距離。首先是在住處房間裡量好固定長度，從他平日最常坐臥的角落起算，到窗戶一點五公尺，

書櫃兩公尺，房門三點五公尺，反覆瞪視以訓練距離感覺。然而一走到室外，視覺在開闊空間受到各種干擾，對距離的評估就很容易失準。

穿和服的小姐三公尺，剛好可以拍到全身像。西裝大叔兩公尺。前方路旁書報攤五公尺……迎面而來的三位摩佳八公尺、五公尺、三公尺，咦，她們是衝著我笑嗎？鄧騰輝在評估參數的同時，也不斷轉動鏡頭上的對焦環，做好即刻拍攝的準備。

此外他也要瞬間判斷光圈快門的組合。尤其是在都市裡行動時，經常會穿過橋梁、門洞或建物陰影，明暗變化之頻繁超過想像，這是平常不曾意識到的。

鄧騰輝充分感到，萊卡是一架精巧又迷人的機械，而拿著萊卡的自己也變成這機械的一部分，與外界存在著充滿各種數字的連動。機械是冰冷的，機械是忠實的。數值正確，曝光就正確，反之亦然。與其說馴化相機，不如說是自己先被相機馴化了。

他不斷用機械衡量這個世界，這個機械就是自己，而參數隨著自己的移動隨時都在變化。他用另一個機械裁切這個世界的一小方時空，使之永久地停滯下來，變成一片化石，而這個機械就是萊卡。

變成機械的鄧騰輝詫異地發現，自己彷彿並不認識東京這座居住了六年的都市。鄧騰輝本來就經常從事摩登男孩喜好的「銀晃（銀ぶら）」——在銀座街頭漫不經心地遊晃，但他這才察覺到處充滿不同材質的東西，鑄鐵郵筒，素木電杆，發亮的公園草皮（和躺在上面午睡的人），玻璃櫥窗，石拱大橋，紅磚巨廈，大理石廊柱。這些平日看慣到理所當然的東西，如今都綻放著不同質地的光澤。

還有還有，丸之內「一丁倫敦」西洋建築街道上穿著木屐閒晃的路人，淺草木造平房巷內呼嘯而過的汽車。由鋼鐵桁架、吊車鐵鉤與鋼索鉚釘層疊交織的建築基地上，穿著傳統鳶服和地下足袋（分趾鞋）攀爬其間的工人。人們都說關東大地震的毀滅促使東京重生成為一個摩登都市，鄧騰輝則清楚地看見摩登滲入古老町通的種種交錯界線。

原來如此，多虧了這機械之眼。

鄧騰輝每天晚上就寢時都把相機擺在枕邊，小心地放在坐墊上，一方面怕這麼貴重的物品失竊，另一方面就算睡覺的時候也要持續跟萊卡保持熟悉。即便每日摩登使用，也要到一年之後，他才覺得已和萊卡合為一體，如心使臂，如臂使指，如指使機。同時也不必再費心評估參數，一切都成為反射動作。

我終於徹底變成機械了嗎？他好奇地想，或者我成功把機械變成延伸心靈的工具了呢？鄧騰輝並沒有結論。

他依然熱衷於參加法政大學寫真部的外拍活動，每逢周末邀請不同的女性模特兒到公園或郊外拍攝。然而拿著萊卡，他再也不必爭搶取景位置、笨拙地調整數值致使模特兒枯等得表情僵硬，而是上前一擊即中，然後自在地退開幾步，從旁拍攝同好們擠成一團焦頭爛額的滑稽模樣。

他也依然頻繁地出入咖啡店、舞廳和築地小劇場，而同樣用一種退開幾步的姿態來觀看這些地方。

真不知道你是來喝咖啡還是來拍寫真的。一起去咖啡店，卻看著鄧騰輝忙著架腳架、燒鎂粉，老半天才拍下一張寫真的景子這樣埋怨。

我喜歡從旁觀看事情的全貌，這讓我有自由的感覺。鄧騰輝說。

他經常在入夜之後跟龜井光弘一起去銀晃。他穿著淺褐色三件式西裝，即便無法拍攝還是拿著萊卡，漫步在霓虹閃爍的夜色裡。龜井光弘嫌重沒背相機，但仍把萊卡皮套掛在脖子上炫耀。

路人都對他們行注目禮，若是不說，人們都以為鄧騰輝是哪一家的貴公子，根本不會想到他是從臺灣來的。



鄧騰輝幫景子拍了一張理想的寫真。

早在還使用陽春的柯達摺疊像機和 Pupil 時，鄧騰輝就已找景子拍過許多次，改用萊卡後當然也拍了不少。

抓拍帶給他很多自由，拍攝時可以到處移動尋找角度，也能快速變換場景。但抓拍也帶來意料之外的失敗，有時候相紙一放出來，才發現景子整個陷入混雜的背景或過往人群裡，有幾張甚至從景子頭上長出一根草或一整棵樹。

鄧騰輝發現，人眼是多麼不準確的一種器官，永遠只願意去看自己想看的東西。當他從觀景窗裡看著景子時，那怕背景再雜亂，他都只看到景子的臉，自動排除其他。而相機是冷靜忠實的，有什麼就拍下什麼，不偏愛不盲目不說謊，把現場情景原原本本裁切下來。

這麼說來，過去的畫家們使用的就是肉眼這種充滿成見的器官，創作出所謂的藝術來。鄧騰輝跟景子說，往後藝術家的課題，也許就是要在極度的客觀中去發現美、創造美吧。

真有趣。景子說，莫非在機械化的時代，人類也得把自己變成一種機械才行？

而在許多失敗之中，鄧騰輝驚喜地發現自己拍出一張景子理想的寫真。說是「自己拍的」有點心虛，因為在按下快門的時候他並不覺得當下觀景窗裡的景象有什麼特別，也不知為什麼就拍了。放大出來卻得到極好的結果，不僅超過鄧騰輝的預期，甚至拍出景子本人都不曾察覺的某種特質。

寫真上的景子位在左下方，只占了整個畫面四分之一，稍微仰拍，可以看到背後天空薄薄的灰雲。她背後有一根不明所以的枯枝還是什麼，略略斜指上方。景子看著右方畫面外，帶著介於沉思、空無、愉悅、憂鬱之間的微妙表情。她穿著和服，卻有傳統女性少見的信心與篤定，比許多穿著洋服的女孩更具有摩登氣質。同時又比一般摩登佳多了文學性的感傷，因而顯出深邃與溫柔。

就是這個。鄧騰輝心臟狂跳，拿著相紙凝望良久。這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典型啊，我願意和她廝守一生，沒有別求。

原來我有這一面嗎？景子拿到寫真時有些驚奇，但看不出來是否喜歡。

是很棒的寫真吧。鄧騰輝試圖在她臉上尋找寫真裡的氣質。

是還不錯……景子很快換到下一張去，臉上綻出笑容，啊，這張好，真是明亮的表情。

鄧騰輝心底暗想，不，景子並不是那張理想寫真上的人。莫非那是一種取景角度造成的錯覺？又或者這其實是自己的心像？但機械是忠實的，鏡頭和底片不會說謊才對。在按下快門的那百分之一秒間，曾有某種靈性的光芒一閃而逝，被相機捕捉下來。

後來他和景子第一次發生肉體關係時，臉龐貼著她的臉龐、鼻樑磨著她的鼻樑，恨不得鑽進她的骨肉深處。然而只要鄧騰輝一閉上眼，腦中瞬間就浮現出那張寫真上的景子容貌，即便是強烈的肉體刺激也無法揮去那影像。

他不禁質疑，自己是在和眼前活生生的景子做愛，還是在和心中理想的女性做愛，乃至於，是在和那一張寫真做愛？這念頭乍想太可笑，但又如此真實。

欸，在想什麼？景子嗔道，該不會這種時候也在想寫真的事吧？

好主意。鄧騰輝一翻身，作勢要去拿相機，景子打了他一下，摟著脖子把他拉回去。

許多年後，他不期然在一本戰前日本的舊雜誌上再次看到這張標題為〈**Out Door Portrait of My....**〉的投稿寫真，不禁悵惘良久。他甚至不記得兩人親密的感覺和景子裸身的模樣，只記得景子打了他一下把他拉回去，還有閉上眼睛就浮現這張寫真的事。

於是他閉上眼睛，徒勞地回想關於景子的一切，卻發現自己連曾經嚮往著某種理想女性的心情都早已煙消雲散。